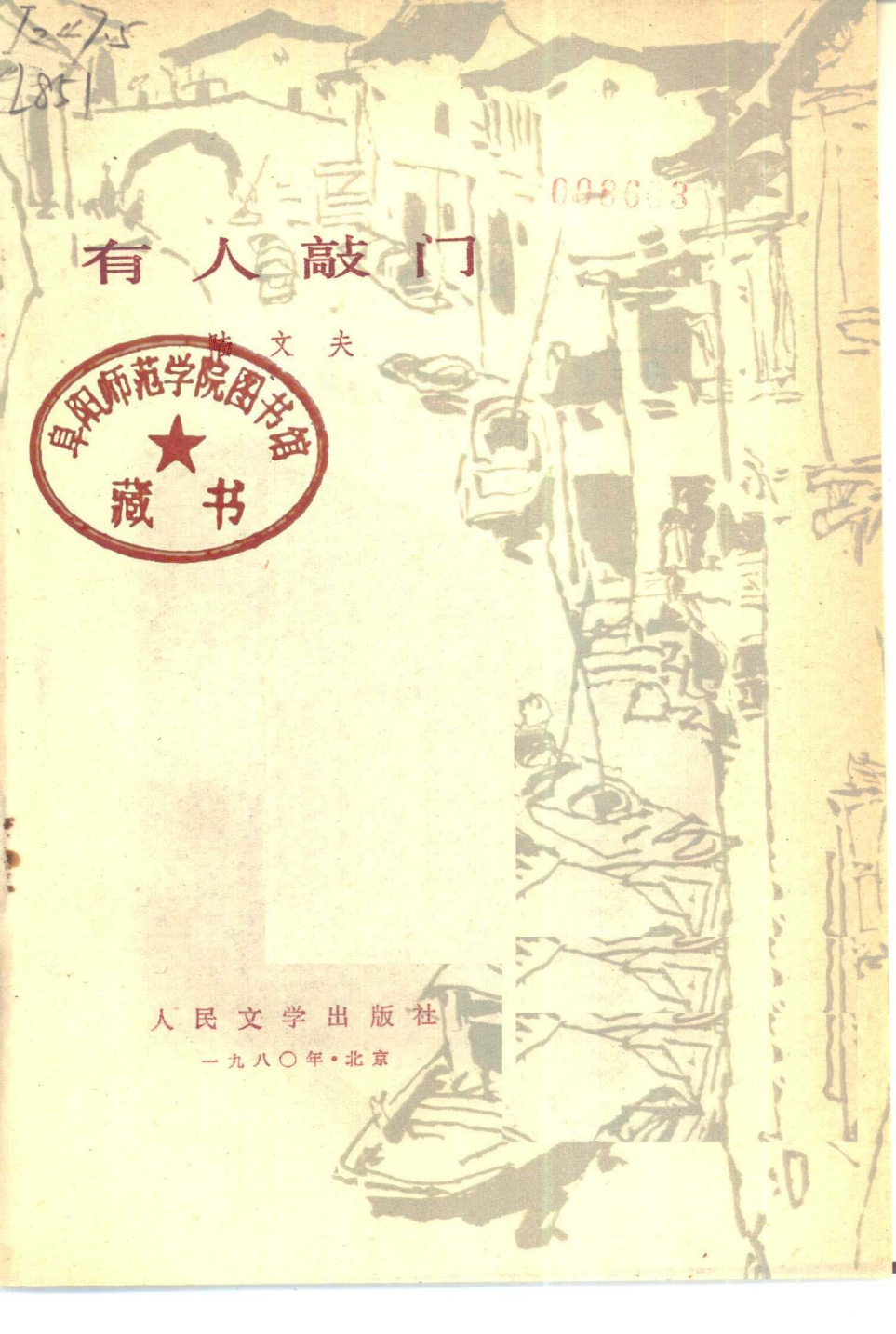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有人敲门

陆 文 夫



724/5
2851

008603

有人敲门

陆文夫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有人敲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2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00,001—110,000

书号10019·3044

定价0.46元

目 次

第一章.....	1
一 在生活的大门口	1
二 向海洋	6
三 光荣啊！劳动	15
四 伟大与神秘.....	26
五 金色的生活在哪里？	34
六 第一首诗	42
七 没有见过的夜晚	54
第二章	65
一 螺丝钉	65
二 摇晃的小船	71
三 挨骂的星期日	80
四 加减乘除	87
五 云雾天	97
六 一阵欢喜	104
七 一阵愁.....	112
八 永远的纪念	123
第三章	131
一 螺丝生锈了	131
二 新春.....	139

三	闯祸.....	145
四	快乐地前进	153
五	闺门旦.....	159
六	逃跑.....	170
七	费尽心机.....	176
八	微笑.....	185
后 记.....		194

第一章

一 在生活的大门口

事情象在一天间发生的，我突然长到了十七岁！

是的，我生长在古老的苏州，已经整整的十七个年头。解放那年留起来的辫子，如今长长地拖过了腰眼。记得不久以前，我多么希望快点长大啊，长成一个真正的大人！走在路上，再也没有人问：“喂，小妹妹，到狮子林怎么走法？”而是说：“同志，请问到狮子林怎么走？”

现在，我还是这么高，伸出手来刚好摸到灶头上的火柴。可是，我感到这十七岁来得太突然了，过去的岁月又走得太匆忙，那么许多重要的事情，都不曾来得及好好地想想。

十七年来，可想的事情很多。不过，开头的那七年记得的事情很少。只记得父亲母亲在同一天内死去，一夜间我就成了孤儿，跟着外公外婆过日子。听人说，在解放以前，孤儿这个名词是很可怕的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苦难与折磨！这也是听人说说罢了，我可没有遇到。相反，直到我参加共青团为止，都因为我没有父母，在学校里总受着特殊的照顾。那年“六一”儿童节，许老师特地送给我一双拖鞋，是真正的缎子做的，上

面用金银线绣着花。那时节，我也希望自己快些长大，快些读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然后来报答亲爱的祖国。当然罗，还得学会苏绣的那一百多种针法，绣一双世界上最美丽的拖鞋送给许老师。

我从来不曾怀疑过能否读完大学。我的功课很好，操行也是优等。再说，外公外婆没有儿女，就是我这么一个外孙女儿。他们常对我说：“丹华，只要你争气，就让你读到大学毕业。现在，男女都是一样的宝贝！”因此，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想象，都放在大学毕业以后，仿佛一朵灿烂的鲜花，一碰到大学的文凭，它就怒放了。

我没有愁闷，没有忧虑，日子在幸福与平静中飞快地度过。从小学到初中毕业，好象只是眨了几下眼皮。这九年过得多惬意呀！世界上那么多新奇的事情，生活中这许多美好的真理，通过课堂、书本、团的组织生活，一一飞进我的脑子里。逢到假日，那就更有趣了，我们玩得把手帕都忘记在石头上。

我们的苏州城，人家称它是天堂，这话蛮对。石子马路干干净净的，春天没有沙灰，严冬很少积雪，雨一停就能穿着布鞋走路。解放后新栽的法国梧桐，长得比我快，绿荫掩封着一座座的石库门。每座石库门里面，都有一幢古老幽深的大房子，那里面，说不定什么朝代曾经发生过优美动听的故事呢！

当然，法国梧桐算不了稀奇，哪个城市都有。但哪个城市有我们这么多古老的花园呢？老师没有讲过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城里城外的花园、名胜、古迹多得数不清；如果每个礼拜玩一处地方，玩一年也不会走回头路，何况这些地方不是

玩一次就够的。就说离我家最近的狮子林吧，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了，门口那一对大铜狮的耳朵，差不多都挨我摸得发了亮。可是，直到现在我还想去。那里的假山洞太迷人了。有一块篮球场大的地方，堆着千奇百怪的石头，曲折盘旋的山洞。依着山洞跑呀，跑呀，跑上半个钟头也出不来。有时候，我和同学们各站在一个山头上，隔着一块透空的石头，大家可以谈话、握手；可是，要从这边跑到那边，非要上下左右地转半天，你看巧不巧！

城外还有虎丘山哪，山中有吴王的坟。据说吴王死的时候，有三千把宝剑埋在坟里面，他怕人知道这个秘密，把上千个造坟的人都杀死在石头上，直到如今，那千人石还是红殷殷的。这话可不假哩，前年夏天天旱，剑池里的水干了，有人在剑池旁边发现了一个洞，洞里还有石碑，据说，这个洞就是墓道，一直向下钻，就能钻到吴王坟里面。因为洞太深、太暗，又有些塞没的地方，人们没有进去。唉，多可惜！依我的意见一定要钻下去，看看里面究竟有多少宝剑！

就在吴王坟的上面，斜立着一座古塔，乍一看就会心跳，看它歪得那么厉害，好象马上会倒下来似的！其实不必担心，它已经这样歪了几百年，从来没有倒过。要是倒了的话……那就倒了，大家都看不见了。

我的外婆相信菩萨，小时候，常跟她到西园的五百罗汉堂去烧香。罗汉堂里，有五百个鎏金的罗汉，真有五百个哪！你用不着数，旁边有木牌牌写着号码和罗汉的名字。罗汉的名字挺奇怪的，字不大好认，号码却是清清楚楚的：五百个！五百个罗汉五百种相貌，个个神情不同。据说当初塑罗汉的人，

塑到第五百个时，实在想不出不同的相貌了，只好把自己的脸模样塑了上去。

这些地方多好玩呀！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景致，而且离得都很近，我们去的时候都是跑，最远的地方也只要跑五十分钟，要是外公外婆高兴，能给我三毛钱，那就连喝茶吃面的钱都有了。

我的外公和外婆，都是很和善的人。外公比我大四十八岁。他的头顶全秃了，只有稀稀的几茎白发；胡子却长得很，共有三把，颌下的一把不算，耳根两边还各有一绺拖下来。他是个老中医，前些年自家挂牌开业，现在在医院里看门诊。在我们住的石库门旁边，至今还写着：“内科朱谏廷寓此”。进了石库门，沿着曲曲折折的陪弄，一路上都有路标：“就医由此向前”。要不然，人家是摸不到的，我们这个石库门里的房子太多，小门牌有六十多号哩！

我家的大门，是黑漆的。这里原来是个大官人家的闺房，所以门上还有一对展翅的凤凰，凤凰的嘴里衔着两个大铜环。也许因为是闺房吧，我家的围墙特别高，高得到正午才有阳光晒到屋顶上。多谢去年的一场台风，把朝北的围墙吹塌了，从此，我伏在楼窗上可以看清半个苏州城！

我的外公，小时候是种田的，后来没有办法，便拚着命到深山中去采药，慢慢地懂得了药性，便做起走方郎中来。走方郎中，我也不曾见过。听外婆说，他们挑着一副担子，担子上挂着蛇皮、龟壳、虎骨、枸杞，摇着串铃沿乡走，替人家治病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家还有一根红漆扁担，一个象小救生圈似的串铃，那玩艺是响铜做的，里面有两粒铁弹子，摇起来弹子在里

面旋转，汪汪地满院子都能听见。外公在乡下摇了几串铃，后来便进了苏州城，投拜一个名医学艺。他不怕吃苦，学习认真，不多几年医道就兴旺起来，赁下这座房子挂牌行医。

至于我的父母，倒反而记忆不清了。只知道父亲原是开汽车的，因为汽车出事，撞断了腰，被吊销了执照，带着病痛和贫困来向外公求医。外公爱他人好，又无依无靠，便把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，把他留在家中学医，好传自己的衣钵。可惜他们都因为患虎列拉，在同一天中死去。外公外婆很是伤心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一想起来还得流泪。外公最痛心的是爸爸，说他生得聪明，又能刻苦专心；外婆最痛心妈妈，说她贤惠、手巧，十五岁就能对着蜡梅剪鞋花。

外公疼爱爸爸，外婆疼爱妈妈，爸爸妈妈只生了我一个，外公外婆就一齐疼爱我。外公疼爱我可有点特别，他不给我好的吃，也不给我好的穿，冬天只给我一件薄棉袄，过年才给我零用钱。他说，不懂艰苦的人永远是个傻子。不过他们样样事情都让我做主，打从读初中起，就把楼上那个最小的房间给我，这房间从前是丫环住的，可以放张床和一张小桌子。我在这间房子里生活着，衣服、被褥、鞋袜样样都由我收管，脏了要我洗，破了要我补。我可以随便出去玩，也可以把同学约到家里来温课，只有一样不可以：不能考70分！

外公外婆从来不骂我，更不打我。他们要我做事，和我说话都象对待大人似的，用着平辈的口气。特别是外婆，还很听我的话。我说新鲜的蔬菜最有营养，她就不再把青菜烧得发黄；我说烧香是迷信，她这几年就不再请灶马。只有一样她不听我的：天上响一声雷，她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。这一点，她

说她自己也没有办法，我当然更缺少办法了。

十七年来，我就这样生活着、学习着。每晚九点，苏纶纱厂的汽笛叫了，我就睡觉；早晨，霞光映红了北寺塔的尖顶，我就起身。我除了努力学习以外，还积极参加各种团的活动。团组织说什么是对的，我就赶快去做，去学；什么是错的，我就坚决反对，改正。我没有什么愁闷，只有代数习题常使我伤脑筋，不过问题也不大，只要用辫梢在额头上扫几下，就能够得出答案来，因为最难的代数也有公式可以依凭。

我对未来存着最好的想象，对祖国藏着最深的感情，只等着大学毕业，我的一切想象就会长上翅膀，深深的感情便会发出力量！

生活多宁静啊！我象一条轻巧的小船，荡漾在平静的水银湖上，四周没有风浪，只有花香；不管早晨、傍晚、月夜、黑天，湖内都闪着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光芒！

突然，一切都是突然，我没有考上高中！

湖畔崩下一座大山啦！巨浪把我抛上云霄，又跌落在一个海港上，面对着波涛滚滚的大海，我就要起航！到哪里去？怎么走法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公式可以依凭。

十七岁，突然来到的十七岁呀，它把我一下子推到生活的大门口，我捏起拳头要敲门，却又不知道大门在哪里……

二 向 海 洋

清晨醒来，听见大街上响着锣鼓，这是跃进的锣鼓，报喜的锣鼓！

我急忙起来，推开楼窗，循着锣鼓声向北张望，旗子，满街都是火红的旗子！我看见在那火红的旗子下面，有颗斗大的“藉”字露出了一半。

这时间，城市还没有完全醒来。北寺塔的下半身浸在雾里，上半身却被朝霞烧得通红。城里那些古老的花园，那些有石库门的大房子，全被雾淹了，只有工厂的大烟筒，根根都冒在雾气上。我突然发现了一桩奇事：在北寺塔的周围，一夜间多了两个烟筒！确实是多了两个，那边原来是三个烟筒，我每日早晨都要数一次的。现在却是五个，高高矮矮的五个，活象五个手指。晨风吹动雾气，只见宝塔在飘浮，烟筒在飘浮，城市正在起着神奇的变化！

这么美好的早晨，这么美好的一切，使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：我要出去做事，不能留在家里自学。

昨天，我到学校里去转团的组织关系，在那条走过一万次的长廊上，碰上了许老师，她喊着我的名字：“施丹华，没有考上高中有点伤心吧？”

我没有答话，咬着嘴唇，抚弄着辫子。

“不要伤心，为祖国服务的道路有千万条！”

“我有几条呀？”

“你有三条：到工厂去，到农村去，在家里自学一年，明年再考高中。”

我把辫子向脑后一甩：“许老师，你说我走哪条？”

许老师笑了：“施丹华，你十七岁了吧，是呀，是大人了，自己的生活道路应该自己选择。”

多倒霉呀，我竟算是大人了！倘若还是小妹妹的话，许老

师就会说：“施丹华，你的路只有一条：到学校里来！”嘿，那有多好呀！

昨天晚上，我想到半夜，老想着那个自学的事情。自学一年再考高中，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，好比什么事也不曾发生。象隔壁的尤琴珍一样，每日早晚读点书，然后……尽溜大街。不，我不能这样做，也不需要自学，学什么呀？我没有考上高中，不是因为成绩不好，而是因为那场可诅咒的重病！我向尤琴珍打听过了，今年的入学考题很容易，要是我不生病，那……百分之九十九点五能够考取，要是来个四舍五入的话，就是百分之百了！尤琴珍没有考取，只能怪她，可作兴把一元二次方程式都忘记了！

自学一年是很难熬的，你看街上的报喜队，人家每分钟都在创造奇迹呢，我这个十七岁的大人能在家里孵豆芽！

到哪里去？做什么？我用辫梢子扫着额头，想不出来；用辫梢子擦着额头，把皮都擦红了，还是想不出来。

记得在学校里做作文的时候，写过《我的志愿》这个题目。那时我想到过女拖拉机手，女航空员，女子地质勘探队员等等。想将来要驾着拖拉机翻破边疆沉睡的土地；开着飞机越过空中禁区；拿着手锤踏遍高山峻岭……什么事情最险要，最有趣，我就想做什么。说实话，到现在我还想这些。昨天晚上做梦，一直是坐在什么机上，铺板和楼板轰轰地抖了一夜。可是，这些事大都从电影上看到的，目前到哪里去找？我不知道，许老师所说的三条路中，也没有这一条。

我真后悔，过去一直想着大学、大学，花了许多力气去打听清华的校园，北大的红楼，却没有打听过哪里需要女拖拉

机手！

隔壁的院子里，琵琶又响起来了，这琵琶声，我听了整整的十七年，不管起风、落雨、严冬、酷暑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弹得多好呀，声音象雨点，哗哗地洒下来，可是每点每滴都分得很清楚。这是尤琴珍的妈妈弹的，她是个很有名的评弹艺人，书场里的粉牌上，老是把她的名字写得很大。她每天早晨都要弹一阵琵琶，尖着嗓子嗽一声，这声音尖得很哪，窗子再关得紧，它都能钻进来。外公说，她的唱功很到家，不管书场上人多嘈杂，她能用一声优美动听的“嗽”，使所有的人都静下来。今天她没有唱，一带连串地弹下去。我听得出神，倒把烦闷的事情忘了。

琵琶声断了，一会儿又换了个人弹，叮叮咚咚地不成腔。尤琴珍！准是尤琴珍弹的，这家伙老是学不会。

提到尤琴珍，真叫人替她发急。她和我同年，却比我早读了一年书，六岁就进了小学。她的妈妈懊悔哪，逢到大人就劝说：“你那孩子别让他早读书呀，智力不开化书就读不好，往后就难攀啦！”其实嘛，尤琴珍全坏在瞎想念头上，她能够从化学式子上想到古代的恐龙，当然考不取高中。她考不取高中，倒是很简单的，跟妈妈学评弹就是啦。说一场书，能有几百人得到娱乐，受到教育，对建设社会主义会起很大作用的。该打的尤琴珍，她老是学不好，到今天，连琵琶都弹不成腔。

其实，尤琴珍是能够学好的。她很有表演的天才，人又生得漂亮。学校里每次演戏，总要请她扮个角色，可惜她怕记台词，只能装个佣人或者是送鸡蛋的大嫂。记得那次她装大嫂，一共只有五句台词，我在幕后倒提了她三回，提得连台下的人

都听见了。更糟的是居然把鸡蛋忘在后台，到时候拿不出蛋来。也亏她想得快，临时编了一句：“装蛋的篮子挂在门外的钩子上，等会儿你自家拿进来！”事后她不检讨，反而到处向人夸耀：“喏，谁也没有看出来！”

现在，大概她的妈妈什么都看出来了，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叹气：“你呀，高中考不取，评弹学不成，别做梦啦，乘早想主意，找点事做做。”

“妈，我早就想好啦！”

“见鬼，少想这种瞎心思！”

这句话触动了我，尤琴珍又想出什么瞎心思呢，倒要去听听。她是很会想的，也许能帮我想点主意，我们两个是乘在一条船上。

吃过早饭，我便到尤琴珍家去。到她家去是很容易的，出了大门连拐两个弯，便到了尤琴珍的房门口。

尤琴珍穿着连衫裙，头发披散着，斜靠在椅子上，两只眼睛直楞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，面前放着纸笔。见到我来也不打招呼，只是翻了几下白眼，那眼睛死定定地，看了叫人害怕。我正想问话，她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抓住笔沙沙地写了几行，然后把笔一掷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刚刚想到两句美丽的句子，差点儿给你吓跑了。”

我伸过头去看她写的字，尤琴珍慌忙捂住：“不许看，不许看！”

我把眼睛一睁：“真的不许！”说着就捏起了拳头。

尤琴珍胆小怕斗，连忙让步：“你看可以，万万不能对人讲！”

我拉过白纸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

白云在蓝天上飞翔，
雄鹰在白云后躲藏，
轻轻的风儿呀，
在人间荡漾……

我说：“喔唷，这是诗嘛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”

“有历史了。”

“倒有历史啦，好呀，把写好的都给我看看。”

尤琴珍知道自己说漏了，连忙抵赖：“以前没有写。”

“真的不拿？”我又伸出手来吓唬她。尤琴珍没有办法，在地板上转了个身，掀起床上的褥单，从垫被下面拿出厚厚的一叠纸，支吾着说：“都是今年上半年写的，不能告诉妈妈呀！”

这些诗都到报馆里游历过，每篇都附着一张红色的退稿卡片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她把时间都花在这些纸上，所以才弹不好琵琶，忘记了一元二次方程式。

我说：“你呀，为啥不跟妈妈学评弹呢？”

尤琴珍觉得我问得奇怪，说：“学评弹！你以为学评弹容易吗？比话剧难多哩！话剧只要说话，评弹要说、噱、弹、唱，还要学马叫哩，你学得象？”

我说：“写诗也不容易的，看，你写了这许多，一篇成用的也没有，白费了编辑同志的时间。”

我的这句话，可能伤了尤琴珍的心，她生气了，咕嘟着嘴说：“你这么说，就是没有群众观点，扼杀新生力量，编辑同志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！”

“他们怎么说的？”

“告诉你。”尤琴珍又高兴了，踮着脚，轻轻地走到我身边说：“告诉你，我前天到报馆里去过，那个编辑同志真客气哩，他叫我坐在沙发上，还请我喝茶，问我在哪里工作……他说了，说我很可能会写出好诗来。注意，很可能！不过，目前还缺少点生活，所以写得比较空洞。”

我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你老是看着天怎么会写出好诗来呢？”

尤琴珍也同意了，说：“对，我马上就要去生活，去做事，老闷在家里没有前途。我要象苏东坡那样，走遍海角天涯，写出最美丽的诗篇！”尤琴珍说着，又仰起头来，眯着眼睛。

我说：“你准备到哪里去，做什么事？”

尤琴珍眨着眼睛，很神秘地说：“到最遥远的地方去，做最有趣的事情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你还没有说地方哩，倒约我去。”

“等等，你先等等。”尤琴珍连忙转身出门，到她妈妈的房门上弹了两下，证明妈妈不在，然后关好房门，落了锁说：“我要航海去！”

“航海！”我的心向下一落，象皮球似的跳了几下。她真会想念头，竟想到了航海，这事情要比当拖拉机手有趣得多，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海哩！

尤琴珍得意极了，她说出航海两个字以后，仿佛眼睛也比先前亮了许多：“航海呀！那是最有诗意的。你看，在白茫茫的海面上……”

我说：“慢忙得意哟，你怎么能去航海？你认识航海的人？”